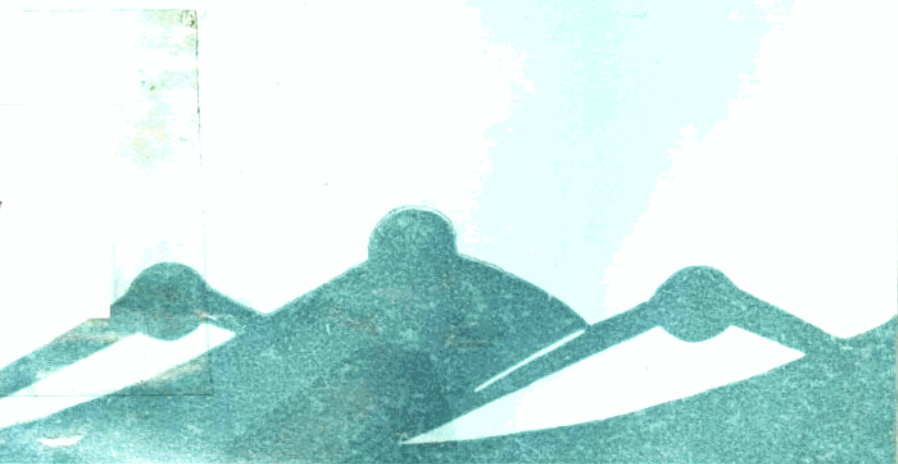


祖山文学系列丛书

山与人

张玉林 著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作者（右）和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书磊

Ac/A99/45-1208

贺“祖山文学系列丛书”出版

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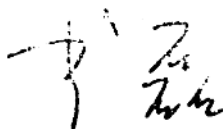
“祖山文学系列丛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令人鼓舞和振奋的大好事。它标志着青龙这个闭塞的古老山区文化的日趋繁荣，标志着这一方水土孕育出自己的作家群体并走向成熟，标志着青龙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

青龙地处塞外，域内多崇山峻岭。气势雄伟，风光奇丽的祖山（老岭）便是其中的代表。她是青龙的象征，也是青龙的骄傲！古老的大山铸造了青龙山区人民的坚韧、执着的性格，也必然铸造出一批性格独特的作家和风格独特的作品。目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面前，青龙正在敞开对外开放的山门，实施“以旅游促开放，以开放促开

发，以开发促发展”的发展战略，祖山旅游区的开发即将付诸实施，以开发青龙地上地下丰富的资源，发展青龙经济的高潮正在蓬蓬勃勃兴起并深入发展。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编辑出版“祖山文学系列丛书”，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善举。作家的辛勤的创作，编辑者的良苦用心，为家乡建设鼓与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因此，我认为“祖山文学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青龙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对培养文学人才、繁荣青龙文学创作将发挥其历史性作用，而且对促进青龙经济的腾飞也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我衷心祝愿青龙的广大文学作者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指导下，植根于群众中，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中，以热爱家乡，讴歌家乡的满腔热情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更多更好的作品！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

序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李书磊老师1992年任中共青龙满族自治县副书记）。在到达之前我没想到我和青龙会有如此深缘，在离别之后我更感到了这种因缘的份量。假若我1992年不在青龙度过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仿佛我那匆匆的奔赴乃是去践履一个无可逃避的前生约定。我去了，如期而至，然后又如期而归：于是一切就妥贴了，就圆满了。只是频添了许多牵念。在这春风浩荡、市声呼啸的四月的北京，我常常忆起青龙那朴素而整齐的乡间土路，那长着古柳与山楂树的深山村落，那站在南山顶就可以一览无余的小巧的县城；自然，我也常常想起我在青龙的文友张玉林。玉林每次的来信都使我欣喜，更何况他还经常在信中夹寄一些他的小说。

我很欣赏玉林的作品。他有敏锐而新鲜的现代感受，却又不脱离他生长的那块土地的地气，因而他的作品使我感到双重的亲切。玉林是从政的，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他要做很多事，跑很多路，还得写许多公文，但同时他却不间断地创作小说。他的工作对他的创作是一种支持，一种援助，而他的创作对他的工作则是一种咀嚼，一种肯定。我很赞成这种人生状态。对一个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深入地经历，一是充分地表达；如果谁能同时拥有这两者，那还真是“亦复何求”呢。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仔细地谈谈玉林的小说，我还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我们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想回趟青龙完成我和玉林蓄谋已久的乡村调查。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只能以俟来日了。这些天来沉重的任务剥夺了我生活的余情，把我置于不得自由的奴役之下。这倒是应了艾略特的一句诗：“四月是一个残酷的月份。”

1993年4月14日于北京青龙桥

目 录

锁葬.....	(1)
龙头那棵树倒了.....	(16)
积淀.....	(32)
读妈.....	(39)
山与人.....	(61)
后记.....	(125)

锁 葬

假使所有的“如果”都是“那么”，一千二百年后的我，见到报载某采矿队于某日在某地发掘一座公元二十世纪末叶的奇特墓葬的消息，会欣然前往，探察考究，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突颚式考古家。

我不愿捧轮回转世者的臭脚。

我不能不说真话。

华夏博物馆。

一把硕大的铁锁，锈蚀斑斑，和时常在我脑里晃动的那把一模一样。正视，凹字形；侧视，三角形；俯视，吕字形。一伸手，一把浑圆，一把锈红，一把浑圆的锈红——

昏黄的夕晖里，一张张昏黄的脸。

“啪！”

丧盔碎处，冒烟的秕谷，在小伙子脚下，刺出灰色的呻吟；积雪的路面，僵着干瘪的残骸。

“起——灵——”

“……”

一呼四应，吞噬了男人的喊哭，女人的唱哭；大人的佯哭，孩童的笑哭……八根杠子，上了十六个小伙的肩，红亮里溶入昏黄的灵柩，在井字圆木上摇曳着轻松的沉重……

“夯槌子！”

“等等。”

众目睽睽里，我取出那把硕大沉重的铁锁，用嘟噜在曾祖父陈延腰带上整整二万一千六百个白昼，压在陈延曾祖父滚圆滚圆的枕头下二万一千六百个黑夜的钥匙，把它碰开，轻而易举地碰开。庄严地揭启棺盖，把它放在曾祖父的遗体旁。

一凸新坟拔地而起。

“雷子，我们走吧。”蓓蓓碰一下我的手背。

我一手攥着温柔，一手攥着浑圆的锈红，离墓地去了，去了……前边就是送葬的掘墓的人群。

连里溪源。

身着红色健美服的我，沐浴在七色金晨。脚上，旅游鞋被露水打湿，凉得光溜，凉得细腻。旅

游包在屁股上滚来滚去，滚得狂放，滚得粗野。我依在连里石上，抹把脸上颈子上的点点曦辉，捉捕跳跃在水中的天犬——

“今晚月色真好！”

“棒极了！”

蓓蓓凝望月空。

我注视水底。

“那是什么？”

“雷子。”她抱着脑袋扑入我的怀，气吁吁的。我的心也跳得好发痒。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她拧我的腮，捶我的背；我捏她的手，吻她的发。我们对视着笑。

连里石上的苔藓，毛绒绒，水漉漉，绿茵茵。湿着我的背。我的背上只有苔藓湿，没有她的拳。大片苔藓，密密层层，象一铺滴绿滚翠的棉被。

“被子”让一道水线垂直划开，水口不大，三寸宽，尺把长。月光朗照的夜里，象一柄银光进射的剑。水很清，透过水瀑露出清石苔的底色。站在连里泉下，铺一块二百多平方米的三角型绿洲。这儿，就是发掘锁墓的地方。

这里，原本一片荒芜。高祖陈源从关里请来位风水先生，讨了“地在溪源”的教，日久天长，这地方坟茔遍地，杂树蓊郁了——

也是清晨。初秋的露，在枝梢叶缘打着滴溜；昨夜有雨，雾也在地上迅猛地蒸腾，在天空弥漫。蓓蓓高挽着裤腿儿，挎着荆条长篮，在林子里坟茔间寻觅。她又来“偷”蘑菇了。向来，这坟地里的野兔、彩雉、山猫不许人打，柴草树木不许谁碰，蘑菇木耳宁可烂掉也不准谁采。那回，蓓蓓挎蘑菇篮回家，被曾祖父遇上，险些让他那厚眼皮夹扁。一连几天，蓓蓓不敢路过我家门口。她蹑手蹑脚，东张西望；我家大门那把大锁，咣当咣当地晃在她眼前，脑里，心上……

核桃大泥团儿，落在蓓蓓眼前一撮靛靛草上，轱辘到她脚尖儿。往回卷。她觉着自己被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网，时大时小，时张时收。网结上，一颗颗银亮的针，刺得她脑袋膨胀，皮肉木然。猛回头，一把大锁咯登锁上。她没了退路。一把大的泥团儿掷过去。打在她肩，砸在她脚上；泥团扁了，没散，上面印着清晰的手纹。蓓蓓胆壮了，肌肉松弛了许多。

“噉——”她不睬，继续采她的梦。“斗胆黄毛丫头，知道鬼吗？来！见识见识！”我将荆篮扣在头上，从一搂粗的大树后闪出。“吓死我了。坏蛋！”她丢了篮子，泼泼辣辣地向我扑来。我一转身：“陈光秃子！”我是用曾祖父的绰号唬她——三里五村的孩子妈都这么唬孩子：“猫来喽狗来喽

陈光秃子也来喽。”

雨后的黄土地，滑。我一趔趄，两手触在黄泥地上。我手里，没有粘乎乎的泥浆，有的是瓦凉瓦凉的泉水，瓦凉瓦凉的惶恐。

溪边。

溪水，叮叮咚咚地流着，淌着。绕过嶙峋的怪石，钻过裸露的虬根，贴着喧嚣鼎沸的村庄。叫它村庄；其实是三幢十层大楼，一字排着。

中楼，一楼，资料室。

“请进吧，考古家。”年轻漂亮的女郎热情地向我招手。

“不客气，小姐。”

她一边开电扇，给我吹风降温，一边按动电钮：“哗”，所有的挂灯都亮了，所有的纱帘都拉开。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在我眼前展开。欲的冲动，刹然定向。脚下一声“吱扭”，肉的我灵的我顺时针转体。视野所及，褐的“农业”，红的“工业”，绿的“林业”，黄的“牧业”，蓝的“渔业”，白的“卫生”，橙的“教育与人才”，粉的“文化与文学”，青的“建筑”，紫的“宗教”，杂色的“民族”，依次呈现，睹视不暇。字灯下，每单元，诸多小栏，花玻璃砖隔着。条清理晰，井然

成序，浩繁而不紊乱。逆时针回转。与视线重叠的光束，扫过一张张大大小小、或红或绿、浓淡相宜的画照。一个个沟画遥想的契机，在我眼前延展着悠久和深透，激泛起沉淀和痼疾。

这是一张画。画，不是照。画比照艺术，艺术具有夸张性。一人高的石灰白墙，包围着两层五正三厢。一人高石灰墙两层五正三厢的天方夜谭——忘记谁对我讲的了——三爷生着个冷水洗的缩缩把儿，娶了个俏生生水灵灵的花姑娘。花烛夜，三奶哭着往外跑，三爷光着杆子追。曾祖母被三爷撞倒，曾祖父挨了三奶的嘴巴耳光。老两口子一连三夜没合眼：站大岗。第四天，曾祖父忍不住了，请来全村的垒手。一日之间，石灰墙由原来的五尺五长到两丈七尺三。三奶呀，就是插翅也难以飞出了。

这天晚上，曾祖父把铺盖卷儿搬到前排正房过道东间，在墙壁上凿了个圆不圆扁不扁的洞；曾祖母在窗上糊了个方不方正不正的玻璃“眼睛”。

三奶，毕竟是三奶，精灵倜傥的三奶，人性勃发的三奶。她学会了阳顺阴逆，也学会了诅咒和祈祷：她诅咒套在她颈上缠在她身上的恶毒的眼睛，祈祷上帝赐予她无拘无束随心所欲……

第二年开春儿，三爷三奶的肚子都大起来：三奶身怀有孕，三爷得了大肚子病。三奶生产了，男

娃，把儿比三爷的大；双眼皮，深酒窝，象三奶，高颧骨，勾鼻子，却继承了三奶做闺女时的相好的偏子。三爷要去跟偏子拼命，曾祖父抱着他双腿，死活不撒手，三爷忍忍肚子疼了。三爷想去死，曾祖父抓把菜刀，放到自个脖子上，一家老小跪在地上黑鸦鸦一片，眼泪流了一水桶，过年话说了一马车还是三爷打折胳膊往袖子里吞：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口响应声，了了事。

曾祖父“乖”起来了：心里咒着小杂种早点死了干净，嘴里却一口八个“孙子孙子”地叫着。他得拢住三奶，鸡飞蛋打的事他不干。

风，打着转，旋上石阶；卷着筒，在曾祖父的两腿间编着“8”字儿。曾祖父“呸”出声“阿弥陀佛”，风，该死的风，真不要脸。他嘴好痛快，眼却遭了报应：混沌的世界，在他眼里打滚撒野；他在混沌的世界里牢骚诋毁。风，捻成线，拍成板，缠绕着击打着门楼里厚重厚重的两扇柞木料钢板带的门板，还有，那把锁在椭圆形铜环上的大铁锁。

“吱扭一啪一吱扭”门，开了，又关了；锁，摆去又摆来。我噌地蹿出门槛。

“雷子！孽根！滚回来！”

不听曾祖父喊叫，将三奶交我的带字儿的纸团儿按三奶的意图扔进门前古槐洞里。

“回来！风！”

我回来了，乖乖地，乖乖地。我应该这样乖，曾祖父为的是我好：风，门外有风，风啊！

野叔长高了。

三奶的肚子又大起来。女人的肚子该大的时候不好不大。

曾祖父一边吹乎三爷的病好了，那东西中用了；一边筹措资金，盖起个三檩的高出院墙一尺三寸的门楼，按了副厚重的铁带木质大门，上了把硕大的铁身钢簧的长锁。

大门，长锁——长锁，大门。

门啪嚓一响，锁咯噔一声。夜温柔的夜，自由的夜，期待的夜，憧憬的夜，火辣的夜，开始在院子屋子的角角落落粗野，疯狂，绝望，凄冷，悲吟，萎缩，畸型……

锁咯噔一声，门啪嚓一响。昼，绵长的昼，宽厚的昼，热烈的昼，动荡的昼，斑斓的昼，画的昼，开始了大院生涯的孤独，寂寞，冷却，僵化，单调，苍白和死亡……

这罪恶的啪嚓哟，这怕人的咯噔！

那晚，三奶给了我好吃的，讲给我这些好听的——我不再为三奶保密了。我作了个梦：旋风破门而入，“陈延陈延”连叫迭声。曾祖父化作一股

烟，从窗洞喷出，推回旋风；到门楼下，又化作一个人。门扇样的四肢。腰间生着一张沉郁的脸，说是脸，上面只有一只眼睛；说是眼睛，其实是红肿的恶疮。外边肿得红，里边套着脓血；红的脓血，脓血的红。我疑心曾祖父死时脸上为什么生出一片红。我把嘴对准了资料室里的痰盂：恶心！

六寸彩照。陈村全景。陈家大院，火柴盒大小。门楼里，坐着位老人，稻米粒大小。黑色。黑老人正襟危坐，象在手捻念珠，口诵经文——

曾祖父是个活菩萨。吃素。五十岁，打寿器那年，发全白了。六十，这发全长到嘴边。每天早晨，大锁一开，他就这样子坐在这儿。他念过《四书》《五经》。念过的，除诗经，他全能背诵。他相信孔子作《春秋》，却怀疑诗经也由他整编而成。孔老夫子不会喜欢《木瓜》、《东山》、《君子于役》之类玩艺，更不能把《关雎》编在首篇。孔老夫子不会那样不正经。他和曾祖母糊里糊涂地生了祖父。他常被祖父响响亮亮地喊声他“爹”羞红脸。每逢此时，他都白曾祖母一眼，甩曾祖母一袖子，以示，造儿子这类不正经的事乃曾祖母一人所为。走在院里，听哪一房男的对媳妇说句悄悄话，他会干咳三声，以示警告；看见哪一门子媳妇给丈夫个媚眼儿，他宁可随手摔碎一样最珍贵的器皿。

三奶不甘寂寞——三爷浑身傻气。她常找机会和小叔子、孙子们说乐子，寻开心。结果，总是乐不起来。不是别人冷落她，曾祖父之命没人敢违。家规象把锁，卡着他们的喉咙。三奶娶过来二十几个年头，只见过院外的月亮，没见过院外的太阳。迈出院门，见曾祖父坐在铁门口，象脖颈上了铐，咽头越动勒得越紧；象嗓眼儿堵了块石头，上不来也下不去。后来，听到谁喊曾祖父，她就有这种感觉——感觉，强烈的感觉，袭击了她的胸，她的脑。她臆病。她疯。“咦，咦，哈……”她看着采蛋儿的鸡，顽皮的小猪，喊叫，痴呆，哭笑。她疯了。披头，散发，袒胸露乳，嬉笑怒骂……她真的疯了。他不能不疯。她对着大门上那把锁，“呸呸”地吐，“啪啪”地砸。那一回，没了锁，索性，她拿曾祖父的脑袋瓜当锁吐，撞，要不是我赶上，曾祖父的脑袋一准挂彩。好险。作孽。

天阴夜来早。我奉曾祖父之命去街上买化肥，和蓓蓓一起烫了发。距家门几华里，我的腿就哆嗦。但我没有悔。我从来不悔。天赐良机于我也。巧！正躲在大树后，冲着曾祖父向上帝祈祷，三奶跑出来了。曾祖父噌地暴跳起来。三奶没吐我。三奶待我不坏，我为三奶传过纸团儿。我蹿上去。三奶走了。我往院里溜。一把大手抓住我后襟。“混